

韩国巨商沉浮之三（宦海逐鹿）

李易寰

南海出版公司

书名： 韩国巨商沉浮之三 （宦海逐鹿）

出 版 社： 南海出版公司

编 著： 李易寰

书 号： ISBN 7 - 5442 - 2473 - 6 / I · 176

电子版定价： 4. 00 元

版 本：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

CIP 数据核字 （2005） 第 203198 号

第一章 胜战鼓

1

一个月后，闵哀王元年三月，即公元 838 年。五千士兵的讨伐大军终于出发了。

这支军队高喊“除旧布新，报冤雪耻”的口号，为平定东部而出征，被称为平东军。

虽然在名义上，金祐徵任总司令官，但实际上率兵打仗的却是金阳。他亲自带领着这支平东军出征，自称为“平东将军”。金阳之下，张保皋任命郑年为首长，其下又立五名骁将，分别是张弁、骆进、张建荣、李顺行，还有一位就是金阳的心腹之臣阎长。

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，这是一只联合军队。因为张保皋拥有的一万名兵力中，有一半兵权是外来的，其中就包括金阳的兵马。这样，这支军队带着报仇雪恨、洗刷耻辱的使命开拔了。他们首先进攻的是武州。

金阳选择武州作为进军的第一个目标，有两方面的原因。金阳认为征伐新罗王国，必须绕过大邱，直接进攻徐罗筏。因为此路线不仅距离最短，而且从一开始就可以避免与新罗军队正面冲突而带来的危险。

依据《三国史记》，金阳的平东军“兵卒极勇”，而新罗军队其进攻也是强大无比。

此时，虽然新罗王国已开始趋于衰败，但是金大问所著的《花郎世纪》中描述花郎团“宰相贤明，臣下忠诚”比比皆是。故此将帅优良，士兵勇猛”。因此，由花郎徒加入

韩国巨商沉浮之一（疾风怒涛）

的新罗军队依然拥有强大的战斗力。平东军若是与他们迎面而战，稍有不慎则会惨败而归。

况且，新罗军队由九个支派整编而成，是一支作战经验丰富的精锐部队。

所以金阳首先攻取武州有双重意义，一是为了锻炼平东军的作战能力，同时又要以占领武州来威胁新罗的朝廷。

声东击西。

这是金阳采取的战术。

表面上宣扬进军东边，其实是要攻打西边。

金阳兴兵，对外声张要进攻新罗的中心地徐罗筏，这使新罗的朝廷坐立不安。事实上，他想占领的却是反方向的武州。他认为只要占领了武州，首先在心理上就会使新罗朝廷感到孤立无援。

况且，武州又是金阳曾被任职都督立足安身多年的地方。一旦能够占领武州使之成为自己的据点，那么，自己便可以拥有与张保皋进行协商谈判的资格，以实现自己多年的愿望。这也是金阳进攻武州的一个原因。

于是金阳率领平东军袭击了武州，并且不费吹灰之力，轻而易举地便获得了极大的胜利。

原来，驻守武州城的是一个名叫停的地方军军长。当他一听说金阳率联合军队攻打过来，便早早地将城门打开，以表归顺之意。武州城民早年间便对曾是武州都督的金阳心生敬佩，极其爱戴。其中有个叫金良顺的地方将领，还曾是金阳的亲信。他更是派他手下的士兵打开城门，迎接平东军。

这样，金阳率领的平东军不费一兵一卒，整整齐齐地入了城。以闪电般的速度迅速征服了武州的金阳，又一鼓作气

向南原进攻。

南原曾属百济王国的高龙郡，唐高宗派苏定方领兵消灭百济时，这里就是刘仁轨逃亡落难的地方。是年，文武大王在这儿汇兵。神文王时，这里改称为小京。

如果金阳不及时攻下南原，他便无法使武州与清海镇相接；同时，也将无法构筑一条稳固的军事防线。因此，金阳决定攻破南原。

当时金允长任南原城太守，他是金阳叔父金欣的后辈。生性耿直的金允长与他的部下共赴疆场，誓守南原，与金阳的平东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。

南原城的城墙以石块砌成，由五百士兵把守。金允长一面死守城郭，一面急急地派人送信请求援兵。但是由于兵力悬殊，还没等救兵到来，金允长保卫的城邑就在郑年的率领下被攻破了。

郑年的骑兵号称天下无敌，他一出兵，攻无不克，因此常常作为先遣部队，“骑马使枪，莫敢对垒”。

郑年率领他的先遣骑兵以犹如辟开参天大树之势，击败了敌兵，冲破了对方的防线。目睹此景的金阳赞叹不已：

“确似杜预之风，犹如破竹之势。”

破竹之势。

晋武帝时，大将军杜预讨伐东吴，最终使三国时代画上了句号。当时，他的部下建议：“今即攻打东吴实有困难。现春雨绵绵，疫病亦时时侵染，先行退兵后，再做打算，如何？”然而杜预坚定地否决：“不可退兵。今我军之势可破参天大树，怎可放弃如此绝好机会呢？”他坚决反对退兵，一鼓作气打败了东吴，成为统一中原的大英雄。

韩国巨商沉浮之一（疾风怒涛）

破竹之势，即以辟开参天大树之势击破敌军，这正是比喻杜预的战术所具备的猛烈的攻击性。而郑年就是此类英雄，他拥有杜预般的战术和武艺。

这样，金阳以两日之时占领了南原，太守金允长弃城而逃，被平东士兵在芝梨山上俘获。

当金允长被五花大绑带到金阳面前时，金阳立即走上前去给金允长松绑，一边说道：“我们之所以成为敌我；相互攻打，都是出于误会，而不是为了得到南原城。所以，我并不仇恨你。”

谁知，面对着正在松绑的金阳，金允长却以唾骂回答了他，唾沫正吐在金阳的脸上。

“若是我早知道你这个家伙是叛贼金宪昌的叛骨，身上流着叛贼的血，当时就该杀了你。”

旁边，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的郑年，急忙上前想要擦掉金阳脸上的唾沫，却被金阳一把推开，喝道：“别动，擦掉脸上的唾沫就表明拒绝对方。”接着又对金允长说：“那么，你还有什么愿望？”金允长毫不犹豫，立即答道：“我不想死在敌人的刀下，你就成全我结束在自己的手上吧。”

话音刚落，两旁金阳的部下，个个全都气势汹汹地拔出刀来，要杀掉这个侮辱大将军的俘虏。然而，金阳却制止了他的部下，答应了金允长的要求。只见，金允长“嗖”的一下拔出身上佩带的匕首，一把插进了自己的胸膛。

金允长死后，金阳以极其高的礼节厚葬了他，而吐在自己脸上的唾沫却一直保留到变干为止，没有擦掉。

对此，郑年很是奇怪，问道：“您为什么不早点儿擦掉呢？”金阳则这样回答：“擦掉唾沫，表明我拒绝吐者之

意。”

“可是，那家伙不是侮辱大将军您了吗，理所当然就应该拒绝他，不是吗？”

“可拒绝的前提是接受。”

“您为何这样说？拒绝是逆，接受是顺。逆和顺怎么会一样呢？”

这时，金阳笑了。

“他的确吐唾沫在我的脸上侮辱我，可这只是他的意思。如果我擦掉，表明我接受了他的侮辱。而不擦，直到它自己变干为止，则表明我不接受他的意思。也就是说，他不过是吐在虚空中而已。”

“若真是这样，那他侮辱的又是谁呢？”

“既然不是我，”金阳哈哈大笑起来，“自然就是他自己了。”唾面自干。

一直等到别人吐在自己脸上的唾沫自然变干，指人生处世有时必须以极度容忍的耐力容忍一切。

金阳的这一席话，以及他先前的这种与常人截然相反的行为，使郑年真正见识到了金阳与众不同的风范。

如此，金阳统率平东军出征未满一个月，便占领了武州和南原，已经掌握了新罗领土的一部分了。

然而，得胜的平东军还未来得及享受这些胜利战果，金阳便又发出了撤兵退回清海镇的命令。立时，军中上下议论纷纷，将领们也都满脸疑问，尤其是郑年。

郑年引用金阳称赞自己像名将杜预一样有犹如破竹之势的比喻，反驳道：“为什么要退兵？大将军不是说，我军有辟开参天大树的气势吗？”

韩国巨商沉浮之一（疾风怒涛）

“因为，杜预还曾说过，劈开三两下即可，余下的顺着刀刃，便自然开裂。”

金阳说得很对。

劈树时，第一下、第二下，甚至第三下都非常困难，但有了这几下之后，顺着刀刃，这树就会极其容易地“迎刃而解”。

但是，金阳的这种回答使部下们更是迷惑而不得其解，于是干脆直接问道：“是啊，如今我们已经占领了武州和南原，这就等于头几下，其余的还犹豫什么呢？只要一路直下攻到徐罗筏，这树不就辟开了吗？大将军为什么要放弃这个绝好的机会呢？”

然而金阳断然否定了这种说法，坚定地回答：“现在，士兵们长期作战都已精疲力竭，马匹也疲乏劳累。这正是该回去休养的时候了。”

于是不久，平东军便班师回朝，退到了清海镇休养一段时期。撤军的理由一直被大家认为是军马劳顿的缘故，以至于《三国史记》中的记载也是这样。然而，这不过是一个表面上的借口罢了，其实金阳撤军的理由却在别处。

这是金阳思虑了很久的一個计划，他今天后退一步是为了明天能够前进十步。

金阳回到清海镇之后，不仅休整了兵马，更重要的是，他要使张保皋立一个坚定而不可动摇的决心。

虽然张保皋的一万兵马有五千，即一半是他借来的，但他却从始至终毫不贪恋他人军权，而且一直对此对彼保持着中立的态度。但是，他这种不即不离的态度却令金阳深感不安。

自从金明集中兵力反攻徐罗筏，登上了王位之后，金阳一直等待一个时机能与金明一决胜负。毫无疑问，这需要有更多的兵力，因此，金阳急需张保皋的支持。

金阳认为，如今只要借助张保皋的兵力，他就可以战胜金明。而且，这是惟一的一个方法，只有依靠张保皋。

金阳十分清楚这一点。

所以，金阳要想方设法促成张保皋下这个决心。事实上，很早以前金阳便开始暗自谋划，为有朝一日能够建功立业提前做好了准备。

回到清海镇的第二天，金阳立即去拜访了金佑徽。

“祝贺你取得了胜利！”

身为总司令官而未出征的金佑徽满面笑容，祝贺战果累累、凯旋而归的金阳。接着他问道：“但是，为何将军不趁这骑虎之势乘胜追击呢？这未免有些不妥吧？”

骑虎之势。

顾名思义，指骑着老虎奔跑的气势。而骑在老虎身上的人在老虎停止脚步之前，中途却无法起身，否则就会有被老虎伤害的危险。这便是骑虎之人的境地。既然这样，就应该坚持到底才是。

“大人，因为有比骑虎更重要的事情，所以小人就回来了。”

“有什么事情这样要紧？”

“画龙点睛。”

听到金阳的回答，金佑徽连连摇摇头，问道：“什么龙？谁是这龙？我听不懂将军究竟在说什么？”——

于是，金阳微笑着回答：“大人，大人难道已经忘了先

韩国巨商沉浮之一（疾风怒涛）

辈了吗？不知大人是否还记得多年以前的半夜造访，小人向上大等大人的一个请求？”

金祐徵记得金阳所指的这件事请，那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。那时，金阳设法躲开耳目，深更半夜求见父亲上大等大人金均贞，要求无论如何派自己去武州任都督一职。

“那时，上大等大人曾问小人，为什么一定要去武州任都督。小人回答说想去武州上任都督只是为了能结交上张保皋大使。所谓远交近攻嘛。古人认为应该结交远国结为同盟，而共同攻打邻国。因此，为了讨伐邻国新罗，小人自以为有必要结交张保皋大使，与远处的清海镇结成同盟。这便是小人一直以来的想法，而且一切也按照小人的预想实现了。”

金阳的这番话倒是千真万确。

十年以前，金阳便预测到今天会有这样的局面，那时他便开始为策划今天这个计谋而准备了。

这时，金阳压低了嗓音说道：“十年前小人所预测的事情，如今都一一应验了。现在大人若想报仇雪恨，重新得到天下，除了张保皋，天底下便再也没有能共同图谋的人了。所以，如果张保皋不是龙，那还有谁能是龙呢？”

说到这里，金祐徵才明白这龙是指谁了。

“大人，”这时，金阳靠近一些坐过来，诚心诚意地说道：“这龙若是只画在纸上，它果真能飞吗？”

“当然不能。”金祐徵摇了摇头。

“那么，若要画里的龙活动起来该怎么办呢？”

“只能点上龙的眼睛吧。”金祐徵回答。

画龙点睛。

如字面之意，给画中的龙点上眼睛，即要将画最终完成的意思，传说这是从中国南北朝时梁代名画家张僧繇而来的。一次，张僧繇受金陵（现南京）安乐寺住持之托，在寺壁上画了四条腾云驾雾、似飞欲飞的龙。画好之后，人们纷纷围上来观赏，并为张僧繇的画技赞叹不已。

欣赏之余，人们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，这两条龙的眼睛并没画完。当人们问起的时候，这位画家却回答说：“若是画上眼睛，龙便会飞走了。”

但是人们不相信画里的龙真的会飞走，偏要让他画。于是，张僧繇无奈提起画笔点上龙眼。谁知，刚点了两条，只见墙上雷霆大作，震破墙壁，这两条龙便乘云飞出，升上天去，而墙壁上留下一片空白，只剩下还未点睛的两条龙。

从此以后，便有了“画龙点睛”的说法，画龙要最后才能点上眼睛去完成它，比喻做事时关键部分要最后完成，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。

“大人，”金阳继续问道：“大人以为张保皋大使的眼睛要怎样点为佳？”

金佑徵默默思索，没有回答。

于是，金阳这样说道：“若不为张大使点睛，那他只能是画里的龙。而想要为皇上和皇妃报仇，则必须要使张保皋大使行动起来。”

金佑徵依然无语。沉默一阵之后，金阳首先开了口：“小人倒有一个可施之计。”

“什么计策？”

“这计策就在大人的手边。”

“就在我的手边？”金佑徵用疑惑的眼神看着金阳，问

韩国巨商沉浮之一（疾风怒涛）

道：“你为什么说就在我的手边呢？”

于是，金阳解释说：“因为这条龙是大人您画的，确是这样。在纸上画出龙的画师正是大人您哪，所以，给龙点睛的事情不该劳您的贵手吗？”

“那我又该怎样画呢？将军不妨讲一讲。”

为了防止隔墙有耳，金阳环顾了一下四周，声音压低得只有他旁边的金佑徵才能听到。

“那小人就失礼了。”

一见金佑徵点头允许，金阳便立即近身上前，在金祐徵的耳边窃窃私语起来。

听完了金阳的密谋，金佑徵脸色大变。

“什么！我年已四十有六，怎能再举行婚典呢。”

“大人！”金阳一本正经地说：“只有这样，惟有这一计可画龙点睛啊。”

此计便是政治联姻。

这是一种不考虑当事人的意见，完全按主婚人的利益而强制的婚姻。这正是金阳的计谋中重要一环。

张保皋生有二子，一男一女。儿子后因受父亲的牵连遭到迫害，逃亡日本。而当时，张保皋的女儿未及婚嫁之年，只有十三、四岁。

张保皋给女儿取名为义英，并且格外疼爱这个孩子。金阳在青海镇的几个月期间，从未见过张保皋的夫人朴氏，却常常能看到他的女儿义英。

据传闻，张保皋的夫人曾被海寇贩卖到唐朝时的中国大陆沦为奴隶，后来被张保皋营救。张保皋那样憎恶那些海寇，不仅因为他曾亲眼目睹那些被海寇强行劫持沦为奴隶的

新罗人悲惨的命运，而且他所心爱的妻子也有过同样的经历。当时，这个传闻被传得沸沸扬扬，人人皆知。

张保皋的女儿义英聪慧且貌美，一次，金阳在看到义英的刹那间，电光火石一般想起了向朗慧和尚占的那一卦。

“因三女得世。”

既然点明是女人的女，必指男女之间而言；得世则说明他将会成为乱世中的枭雄。金阳逼迫妻子四宝自尽，搬开了阻挡自己的绊脚石。如果说这算是利用了第一个女人，那如今会不会是到了该利用第二个的时候了？

想的正是。

或许，张保皋的女儿就是他要在世上寻找的第二个能助他得势的女人。

若能促成张保皋女儿义英和金佑徵的婚事，或许就是卦中所指的那个画龙点睛的秘诀吧。张保皋将女儿高嫁于金佑徵不仅是攀龙附凤，而且还抬高了地位，改变了下等人的身份。反之，金佑徵若下娶张保皋的女儿为妻，得到的将不只是一个人，而是一个强大的军事后盾，可为报仇雪耻助一臂之力。这便是金阳一直以来所谋划的一石二鸟之计。

听到这一计，金佑徵面露难色，说道：“可我已是有妇之夫啊。”

金佑徵的担心不无道理，他确实早已娶妻。这位夫人名贞继，在《三国史记》中被称为定宗太后。

“大人，不管怎样您只是有正房，可并无二房，不是吗？”正房是指原配夫人，二房则是指小妾。按当时古代的风俗，若愿意是可以娶妾的。

“不过，我年已老迈，不适宜再娶了，而且从古至今，

韩国巨商沉浮之一（疾风怒涛）

只有新罗贵族之间可以通婚，却从未有过下娶之说啊。”

下娶即落婚。

门第高的家族与门第低的家族之间联姻被称为落婚，也叫降婚。这种不循常规的婚姻在新罗贵族阶层中甚为罕见。新罗的贵族们一直固守其氏族内部间的近亲婚姻制，如之前的宪德大王，迎娶的是其堂姐；而兴德大王则立其侄女为王后。因此，无论张保皋大使背后的势力有多么强大，他都不可能跨越新罗贵族的传统，与贵族中的王室联姻。

“大人，”看到金佑徵依然举棋不定，金阳语气坚定地再次劝说道：“古代越王勾践为了报仇雪耻，每日睡在柴草上，饭前必要尝一尝苦胆，后人称此为卧薪尝胆。而且，他还在臣下面前发誓必为冥间的父亲洗刷耻辱。那大人您是否曾为了不忘给父亲报仇而睡在柴草上呢？或者您是否为了记住耻辱而尝过苦胆？是否为了报仇您曾对死去的人发誓？如今，报仇雪耻惟有此计，您究竟还犹豫什么呢？”

金阳的这番苦口婆心动摇了金佑徵的思想，最后他终于答应向张保皋的女儿求亲。

“那么大人，”金阳请求道：“就请书写一张龙凤礼书吧。”龙凤礼书。

即婚书，这是古代男方向女方求亲纳彩时，送给对方的一种求婚的书函。这种书函必须写在大红底色并画有金色龙凤图案的信纸上，因此称为龙凤礼书。而接到这龙凤礼书的一方若不退回书函，就表明同意这门婚事，这样双方便可以纳吉请期了。

从金佑徵的手中接过龙凤礼书，金阳按捺不住心头的喜悦，畅言道：“这下，张保皋大使这条龙与大人您便血脉相

连，使龙得以升天，而凤也可以飞上天空了。”

但是，事情果真能如此吗？

果真如金阳所设想的那样，张保皋与金佑徵的政治联姻能够使龙凤升天吗？

然而，谁也没有料到，这场婚姻日后却给张保皋带来了致命性的悲剧下场。当然，这是后话。

当张保皋看到金阳递上的龙凤礼书，他满面诧异，问道：“这是什么？”

话音刚落，只听金阳回答道：“请您过目。”

于是，张保皋打开了这张系着红线的信折。信折上的红线象征传说中月下老人手中牵着的姻缘线，意味着男女之间的姻缘关系。

“啊，这不是龙凤礼书吗？”张保皋大吃一惊，叫道。

“正是，大使大人。阿餐大人恳求能与大使大人主女结为百年好合。良缘难逢，大使大人万万不可推辞升攀的机会啊。”

张保皋无法相信金阳的回答，因为在当时新罗森严的等级社会里，千百年来，贵族阶级一直维护氏族内的通婚制度，这种事简直无法想象。

在新罗贵族阶层里，若不是出身于完全纯正的圣骨血脉，便无法成为新罗贵族中的一员。更何况金佑徵家族属于名门中的名门，张保皋的确无法相信如此不合常规之事竟然发生在自己的身上。

“大将军，”张保皋直视金阳说道：“在下是出身卑微的海岛之人，怎敢与名门圣骨互结姻缘呢？”

张保皋道出的是事实。

韩国巨商沉浮之一（疾风怒涛）

海岛出身地位卑微的贱民张保皋，对金祐徵的请婚未敢当面接受。因此，金阳再次劝说：“阿餐大人希望能借助大使大人的兵力为皇上和皇妃雪耻，若是没有大使大人相助，如何言报仇之事。虽然大使大人叹息，卑微之身怎可与贵族之门联姻，但自古有‘嫁女须胜吾家’之说，嫁女只有选择家产和名望都高过自家，女儿才算守住妇道。请大使大人务必接受阿餐大人的请婚。”

接着，金阳又说道：“唐朝初年，有个叫韦固的人外出，在月下遇到有位老人席地而坐，正在那里翻一本又大又厚的书，而他身侧放着一个装满了红色绳子的大布袋。

韦固很好奇地过去问他说：“老伯，请问你在看什么书呀！”

那老人回答说：“这是一本记载天下男女婚姻的书。”

韦固听了以后更加好奇，就再问他：‘那你袋子里的红绳子，又是做什么用的呢？’

老人微笑着对韦固说：“这些红绳是用来系夫妻的脚的，不管男女双方是仇人还是距离很远，我只要用这些红绳系在他们的脚上，他们就一定会和好，并且结成夫妻。”男女被红线缚住了脚踝走到了一起，虽然两家之间彼此仇视，

他们最终仍结为夫妇，其嫡出之子继承了家族。仇家之间都可联姻，更何况大使大人与阿餐大人间并无嫌隙呢？”

张保皋听到此话被金阳说服，接受金祐徵送来的龙凤礼书，答应了他的求亲。这样，金阳促成了金祐徵与张保皋之女义英的婚女因。

当然，婚期就定在消灭金明，为先王与王妃雪耻之后。于是，金阳终于达到了自己真正的目的。

完成了这番艰难而成功的说客工作之后，金阳连呼快哉，快哉，喃喃自语道：“现在所有的准备都做好了，金明的好景不长了。”然而，当张保皋的夫人朴氏知道自己的夫君已经接受金佑徵的求亲时，不禁长叹起来：

她幽幽地问道“大人为何一点儿商议也没有便答应下来了？”“我希望看到我的女儿义英能嫁到一个名门贵族的家门里。而且，如果日后军士们能够打败新罗朝廷，平定患乱，阿餐大人便会成为皇上，那我的女儿不就是皇后了吗？”

听到了夫君的回答，朴氏讲了一个故事。

“在我的家乡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：一只田鼠为了子女的前途，要给他们寻找一个门第高贵的亲家。开始，田鼠认为天是最高贵的，就向天求亲。谁知，天却说：‘虽然我拥有万物，但若没有日月就无法施展我的能力。’

“听到这话，田鼠就找到日月，向他们求亲。但是，日月又这样说：‘虽然我能照亮大地，但是云彩却能遮蔽我的光。所以，云在我之上。’”

“于是，这次田鼠又向云求亲，不料，云却说：‘虽然我能使日月失去光芒，但是起风的时候，我会被风吹散。所以，风在我之上。’”

“这样，田鼠又找到了风，风回答说：‘我的确能够吹散云，只是地上的石佛，怎么吹它都纹丝不动。所以说，石佛在我之上。’“无奈之下，田鼠只好向石佛求亲，石佛这样回答它：‘我并不害怕风，但是！若是田鼠在我的脚底挖洞，我便会轰然而倒。因此，田鼠在我之上。’

“听了这一番话，田鼠耸耸肩感叹：‘原来世上最高贵